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手簡

與孫肖之

暑後雨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  
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系爲勞亦不能無疑于見簡也忽  
披手示諄諭有加慰釋兼之實畏見厚一墮井中目前  
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閒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  
輩從容時資以自浣況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  
才一宿一日事維之繫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  
一揮豪之頃爾實哉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杳不知  
所歧屬中聞元白周旋亦相親咫尺閒事雖慰纔皮膚  
則我輩豈期于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爲在事者私有  
所挾故來相逼咄咄良可怪者已決爲宣城居姑俟目  
前有閒卽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審爾則地  
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  
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乘閒多錄數首爲模範至于  
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來資福過委辭不獲免失于先請繩墨而模斲有玷  
雅脊負愧無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

一區處尙阻拭目遡風增吝

又

去年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  
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爾一  
笑岑倅世舊尙在官幸爲申意久別未敢輒作書其昆  
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嘗作書專人留書後一去月餘方回昏夜叩  
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改限未相見白則願見之勤具  
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于便速爾

又

昨日得不愚書方知閣中令似今皆服藥料憂懷相接  
不易遣免也失于上問悚仄悚仄今次學中可住幾日  
甚有促膝事非筆不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  
日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齒極爲之邑邑都不曉其所  
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爾兼長者  
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和  
只是其詩加閒放爾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  
之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慶  
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

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爲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  
作書則聞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  
食言宣田尙可料理都不見說相從得兩日比舊差肥  
英爽愈逼人可惜閒處放著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  
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闕皆云遊戲中語  
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聳然擊節  
如見絕韻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  
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sub>惠</sub>苟加意無聊  
振起頽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與李去言

二年不接款晤薰然向人之不已者其可能一日而忘也過從中屢獲咨叩多能道形迹閒糟粕而超特絕擬如精金之在鑛美玉之未剖曾未有略與欽承之素同者惟德愈充才愈高韻加勇映則姑領以自爲慰耳一向窘率無聊仰候行李不圖未遽疏絕特迂翰墨申繹展轉殆猶蠶繭讀之恐其或斷佩服感刻何以借況春暄日來起居復何似冗甚頗留來人少待而竟亦疏簡臨筆倍深跂詠

又

晚暮何堪交遊如君子者無幾枉求之日固久而相從

之樂曾未得少款念念常若有所負而要之此況良未艾也前日人行嗣圖瞻敘妄謂江上風月或有幸于藻飾故延跂命途頃刻以之比奉委教乃審三徑已葺而稍荒不免復爲淮上之歸高興蓋無所不在不特拳拳未有以慰釋可量悄企暑候已涼邇日復不審起居何似老境勃窣分從井蛙以寄餘日扁舟訪戴勢或可期但時閒未能向風滋不能已

又

吳中風物如人意處多但能擺落世境超出三界之外則隨地皆我有也或未免有常檢物礙之琢物象造化之所祕奧想見盈編溢軸遂富流傳之盛而吟哦擊節吳越之人似無復他

之懷

如溪集卷二十九 四  
語之閒矣孤悴不堪惟劇欽企故居之還定在何日設  
可度今歲則秋末定獲披奉苟或差池冀書問不我遐  
棄也欽仰欽仰

又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久不見佳句有  
便無惜大軸見寄洪覺範報應如此每令人短氣聞已  
歸不知何在得近信否某人超邁不倫落筆卽在人上  
閒有底滯不排遣則想像其人吟哦其妙語以當良藥  
端如人以手推下胸隔閒別是一般境界也其家維揚  
環堵翛然不妨挽留相與卒歲庶幾到吳中因得扣盡  
孫肖之見在宣城不晚復來矣野夫公擇皆平日師仰

之地諸郎豪賢尙恨不能徧識獨某人因到揚州曲蒙  
惇篤久知投分款密今復官守適階行道想見超然物  
表日有交相警策之勝未卽瞻叩良可歎也繼此可以  
接武交馳似亦不惡但吾友無或輕動實深引詠香鹽  
姪惇朴有守中甚耿耿或相見更望開發

與楊元發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初相別時作一月計指日如約忽  
感寒疾而中汗垂絕于朝昏閒先辱書示人迴不審曾  
及之否于是再枉手筆亦以病未閒尋失布謝慙負不  
能已然必有以見亮得舟便行千萬遲回貴得追隨少  
日粗償素念作書多不暇周悉

又

金陵住久人情必漸熟登覽之盛想所得爲多恨不獲追隨先後也或少低徊舟來卽在步武間幸留念

又

大暑日來侍奉爲況何似人回荷垂報意厚親情感刻無已病後氣未完又去此之意殊迫過一日如一年祝舟似許不許今再干之更託密諭某人得一隻且般得起爲幸千萬留意仍爲申意不久相見更不作書也

又

比三得書所藉周悉欽諭歲晚顧鄙陋不足負荷而恩勤至此但懷仰愈不自勝耳日來侍奉起居復何似早

來見元載云此月未當暫歸然不肖遊去此審然則正若相避然或無別急願少留過中秋同爲金陵月下笑也書急不及詳究其諸可以意索得之傾企傾企

又

每奉來問如接款語久要乃爾其仰德宜何如哉舟已有涯實出厚我縷縷筆下固不可見況無暇耶

又

寒暄相乘不審旅況何似累到使舟承謝客比修問輒云已出相從于此乃是素期不謂勢地懸絕一至此耶瞻跛瞻跛示教敦款尤佩過情或辱少降崇高使得周旋步武不負平昔豈勝欽慕介還具記草略望貸誅戮

與胡淵明

改歲恭惟起居住勝一別半年間承意外初則震駭幾失七箸已而度必無慮者所謂非其罪也當在是矣斷斷之力無地可見毫髮徒有愧于雅眷逼歲到家首圖參候以無人可出遂至稍緩比款第稍緩相失亦蒙重顧又阻披迎方欲早晚再詣左右乃先翰墨感愧餘非筆下可見臨紙增吝

又

晚歲暮未知稅駕之地茫然殆不知所控偶得卜差便不免遷就以投生遊死葬之計方奔走將一周歲乃克窺窆非敢謂勞特有幸于甫畢爾當塗令何慶長似是天

心見佐而全付其助于斯人不然孰能極力見濟世無纖介可憾耶慶長雅與君子相厚故及別有一事非促膝不究一二日專造門下

又

午刻伏惟起居住勝早來承寵訪少奉周旋感愧無喻辱手示並諸帖背軸甚精足見雅上地少留二三日拜納次方又有客具報稽晚皇恐

正月二十八日補校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手簡

與吳思道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久欲相款到此遂獲自慰而累辱  
見顧評詩論文備盡相子之意既深開警又以知超然  
特立不愧所聞爲欽幸也方圖造謝遽被書問感佩無  
已乍遠更祈善自保護以前超拜

又

佳詞尤畏風味恨未得酬對也異時遇相知者時一出  
碌碌輩妄自低昂適足取輕爲累其諸皆望如此既荷  
見察不罪僭易



又

相別遂見改歲倦游落莫求深夜論詩清話展轉一時之勝了不可得但常誦秀句以聳動吳越我輩中人爾還家方數日多事未暇徧作書所以具問稍緩日來起居復何似未獲尋舊夢以寄雅況區區徒知美才不卽相會爲可歎爾

又

別後多在道路故書問無從可致還家見儲子椿則聞動止亦審書問常往來每荷存記便欲申敘兩經除席哀苦無況加之在處疲曳稍休方覺如在醉夢閒因而不逮想見亮也比來詩句必愈工嘗作小詞否不妨傳

寄使頽■得以擊節振起也故都春物漸侈登覽之勝不與他處等定應不乏追隨吟嘯之適陋邦老病無異凍蠅身世所值乃爾故人當爲我一歎也

又

近專遣人奉書常浼左右還家忽忽易久然雨雪寒甚意況不佳甚思前日會聚從容之適也■是遽枉書示佩服盛義甚厚然不知前書何處留滯猶未達又恐今日所貺偶不及爾乍晴可喜伏審侍奉起居萬福欲見末可得音郵時有一接語之慰可無憚勞否浸暖千萬加愛

又

相別將半年一向道路然勝處必奉思也到家則爲亡者作少佛事隨分牽迫數日前方因便奉書近來職事必多休暇新詩佳闕想已盈篋時幸流布使我得拭目爲榮何慰如之通節多故作書殊草略不盡鄙意當俟後信

又

春閒寓書爾後瘡瘍寒疾意外百色見窘幾與茲世泯然況過從書問交馳之際哉然好音未嘗去耳懷思拳拳略不閒斷似非形跡所能疏密也忽披手示愧畏不已伏審大暑侍奉佳勝感浼滋甚區區去此之念已久荏苒至此實自困耳今已有涯因幸便道少逢會晤之

慰尤非細事百冗殊不逮念

又

別來昏塞無一點佳況每逢來者道琢句愈工作字不輟追襲前人朝夕往還談笑恨不得從容其閒以奉勝致但深慨歎纔解舟便獲展奉諸懇不復詳盡

又

近託楊元發奉書當徹左右相別忽復近一年雖有瞻見之期踏蹬輒未契向風可量傾跂秋高暑退日來起居何似更十許日可以面懇當幸披寫

又

鄙陋于作詩尤非所工推借過重率爾冒瀆不謂厚意

遽勒之石茶焉非據反深奉玷之愧曲蒙摹印為寄加之背軸精詣愈增愧惕比來夜涼燈火可親南禪款語展轉恍如到眼艤舟得地庶幾復有此幸也冗甚未暇周悉瞻跂瞻跂

又

日者先蒙枉問告以圖舟之策尤佩相予之厚輒如所命遂有可行之期感刻蓋非急欲見我豈如是尤愧盛眷為不易當也并俟面謝

又

竊觀筆力愈勁麗欽歡不已新詩佳闕想朝夕于是咨請有期豫劇欽仰

又

累承寵顧牽迫未果叩謝亦未能相從周旋邑邑常以為懷也乍冷清晨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愧容再叩之續奉聞事極毫末但人各有所見也徐弟尤荷展轉

與吳禹功主簿

伏蒙寵寄詩編讀之忽忽直是正元元和閒人而抑揚頓挫老眼為昏而不知首之屢肯也固非知音者乃辱假借如此感刻豈易披寫而珍藏為貴當與吳家共圖不朽獲承下風已復累年早時同寓尺寸地自可朝夕周旋而滯留今日遂有不及之歎況瞻望數千百年後

論世而尚友哉收之桑榆仰賴俯應適營葺居叢冗別當修染次瞻企瞻企

又

相得殆累年矣而漠然姑得于往來寒温閒雖物色以謂必有過人者而披寫投懷曾未得其一二也未路何堪獲定于交遊之後以其潦倒不振知自愛仰而已又不知高明所以見寓者何如哉方相接時固平平不甚款密別後繾綣幾不相捨未知古人真能如是否其見于傳記簡冊中則茲有愧于不逮也冰雪不渝更期晚節

又

累日幸相接竟不得少奉拳勤早來就別復不得一見固然無以為況向晚履況何似後當去此庶幾再來得以展敘

又

采石之遇已成陳迹足為嘉話遂欲因之不輟交馳投老何堪尚乘習氣之餘獲承超軼不謂初書已復齟齬方且偵伺為問以就紬繹來問燦然何異金篦之刮膜也已而趙君歸且能道動靜亦聞遠涉衝冒嘗移疾少日春物浸侈想見支頤吟風日與融和為低昂拭目他時竊深企向

又

流落累年解后官所寓然一審搶攘遽促異地竟不能  
從容且暮念之殊不知其味也論世尚友古人常想像  
于數千百年之後所以見其傾企慕金陵殆不容應接日  
思復尋野舍之樂特未暇輟身以往咫尺勝晤方且圖  
之初暄更希善愛

又

過歲更圖復去因入城一瞻見汨沒眼前殆不容撥置  
感歎不已日來職事優簡新政定須情通祿仕固不期  
此要亦常情低昂不得不爾也金陵略無可喜處窮目  
力只了得人事俟少遣免即在治下庶幾得以展敘也  
一事勢不得已輒具公文仍屬趙彥強面致

又

近別伏惟起居佳勝三日太平居三得展奉固足以爲  
感而一日病不能興一日登門不得見二者皆從容而  
勢輒見奪極不滿意別來瞻趾尤不知所遣免不審大  
暑日來履況何似咫尺未即會晤千萬加愛

又

比介還便作書適在紛擾中敘意疏略頗蒙俯察已否  
忽忽遂涉暑候早圖登門今則難于道路定應未遷召  
閒能復見待乎欽趾欽趾專介枉教如對燕晤恭審日  
來侍奉起居佳勝佩服延挹彌激向慕其感不待言者  
才高位下前人所難孰謂枳棘終能安鸞鳳之棲耶瞻

望軒展可量依向

又

近蒙專委迫行輟忙爲對深恃<sup>誨</sup>愛亦審被差考試今必已歸方春仍在下車之始政事一新人情孚洽體況當復何如相見無所不宜坐膺多祉也才高器博信所謂割雞焉用牛刀隨遇低回少時卽有遷召胡君遽歸不欲無書其詳俟後記

又

數月來家私窘蹙哭泣未閒而疾病隨之治死營生窮于一力其勞弊搶攘殆不堪命非筆下所可形容惟見者知焉頃辱慰問以故未卽爲訴想在深亮比來應物

養源發其緒餘已見于驚世絕俗之文而捐其土苴使老安少懷凡託治下者靡不得其所欽慕有自來于是尤劇傾遡少日或得躬敘繾綣向風不勝系吝

又

不通問又復月餘時有人來頗能道比日動止殊慰馳仰具審兼領理<sup>會</sup>而推鞠甚多想勞區處有才爲累平昔所歎必有以裕如也秋熱日來體況佳適不晚或得會聚其諸非面不悉

又

新醞燠鵝皆村居所未嘗識忝冒珍貺固不遑而貪得忘愧輒已祇捧獨未果一覲滿飲大嚼揮毫疾于驟雨

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一  
不勝系詠之至

乙丑閏月以叢書堂寫本對勘 十八日沅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浼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  
爲況當復何似稍開塞疏瑾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  
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少閒便圖<sub>展</sub>遊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轍之便初意已浮沈矣比審已歸則鄙  
懷當幸塵浼方■其然以冀申敘遽被專委情文兼盡  
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爲  
多感向拳拳特未知所借況也春寒不解邇日恭惟尊

履佳勝躡涪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  
九萬里而圖南詎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  
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解后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  
況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  
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  
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遏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貶得眼爾可笑亦可歎也系詠勝晤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玉趾之末超軼絕塵每自歎其不可及而曲記

愛忘不以莫齒爲不類爲有閒方且抑揚頓挫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  
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  
舲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況也

又

別後卽舉葬事用去歲一力酬對臘盡方少休閒承感  
屈絃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解后之福爾三月  
末徙家當塗旋葺蝸陋數日來纔息肩以故書問稍滯  
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專介墜問疊疊挽之  
不能斷冰霜下移信乎相悅于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擊節眾人



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細繹妙語盛哉文章久不到此矣復熟不已幾至成頌爾于今只在几案閒意有不能遣則藉以常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人秦府庫眩奪不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于其側耶日來竭涸不異胥井辱寄縑紬猶未有以塞白少須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于瑰意也

又

竊究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笑實出幸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繼此日有來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鞭策也

又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啟會次幸展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過并得奉教督實爲慰願狂斐得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爲請教之地而賤家雞貴野雉遂有所取于晚際細繹高妙栗然汗下庶浸尋末軌以投自效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咄于太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來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爲眷眷于是特辱存顧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在是乎別

後貧養之茂重歎以爲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  
已修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  
加照繼此尙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爲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稱  
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句屈俱達藻思低昂正  
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縟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徧  
見責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略想已塵

浼晚來起居住勝青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籙儀物所  
置與夫事之本末始終如常醮敘致而已大匠不吝斧  
斤而櫟栝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因有論次得所模範乃  
末學之幸也遂卽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斲削如前干  
猥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手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強勉良眷  
眷也晚來不審爲況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日不暇及  
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

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汗人遂爾屏處眷  
言游舊可勝跂仰不審履況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奉  
一笑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尙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遂欲候見遂  
不果跂詠勝致但深繾綣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  
得之皆勝或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爾亂道來日錄上

又

溼熱不解早來起居住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警  
慰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敬悉惡札豈  
足為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兼咄咄  
于一時景物無豪髮不盡不獨宛轉高妙攀跂莫及復  
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斤削甚媿狂率  
少閒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為戲爾  
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糝糠皇恐無  
地陋闖頓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  
為屠龍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區蒙被他竝面

晴日伏惟起居住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閒過此焚香  
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慰鄉評嘗謂早時疏略似有以致之末路周旋豈無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爲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闐闐而深  
閒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閒非有本者豈能  
如是欽仰何已

又

多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住勝梅花將盛嘗切景修或能  
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皋餘味會上元齟齬而花亦未

全坼方伫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  
尚欲與花相期遷就高明臨眺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  
製雄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  
化爭功也前人已有一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籬是等  
格律尤爲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  
盡心于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向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  
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  
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爲得意不知

如溪集卷三十一  
七  
馳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閒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住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冰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攷定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宸榜制策所中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改動入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與不曾先攷定乃召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則掩覆不及乃所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

又

蒙枉佳句佳作同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抑揚罔然景歎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課次第恐未盡真成疲駑之于駮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事隨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于服勞之下矣良有愧于勝游欲到蕪湖踰年迄茲未契更須相見得少顛掇卽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韋深道潘不愚李文郁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必到家矣氣類斗別學莫便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

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賺鰐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山到敝莊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迂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以上趁時收藏敢表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此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末要須適理爾非疏外也

閏月六日校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手簡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啟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新譽望日隆而衰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負絕情雖欲通其可得乎閒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修記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義紬繹體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契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遠哉日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上符聖學永爲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啟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不子不  
自果衰晚淪廢詎敢稀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狂  
僭固知得度未遽擯絕故妄意一歎之及遂辱專委備  
形懇惻醢雞覆發未論大全爲未始見道說展轉不能  
自己霜候浸寒恭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  
代人物聳動所過卽幸從邦人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  
得之遇亦意破甑敝帚猶獲一願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旣已辭去妄計便道參<sub>進</sub>猶幸桑榆之得加  
之帥幙鼎盛較舊鎮不遠一兩驛自是竊借光明時得

修敘蓋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  
來使促歸甚迫殊愧疏略

又

每到田閒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  
日初計鋒車或從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覲幸舟行便道  
于此乃心排進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  
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欽  
伫侍坐并敘繾綣

又

某欲爲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營得數椽地方議遷徙  
而承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耳亦未知門

下餘塵尙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晤然後俯慰依投之幸忽忽易成蹭蹬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草莽竟茲猶豫實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箋箋之吝爾欲焉追訟未知所以借況方圖問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之終不得仰承且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輒低回筆下庶幾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深榮感不敢別具公書上謝想荷矜照

又

太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聚均慶伯壽冗未及書已赴官鎮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歎不已近見和韓子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憊憊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僭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慶侍遽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敘之緩首蒙晦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存專人在此叩之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禮爲簡含糊至今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于雅意然示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第不勝倦



倦輒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有來不應小文自枯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郎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不以時或聞已爲蘄黃閒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所聞之妄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年居此日益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旣歸可以復理故轍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于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未減重裘頗于杜門爲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物之來去眷懷參陪之際只著意江梅至數十闕不已

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時卷軸閒得之未始不引歎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爾元載數步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貌如路人似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忽少況且去矣不應阻闊如是但有愧跂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趣于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書館因循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異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歸向而明

爽敏茂動輒與意等則拳拳相與之心宜何如哉方將  
歲晚周旋不謂遽爾阻闊戀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  
後罔然殆不知其所況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竟先遣  
問以所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  
而不自得又復寮案多可人則況味日佳當過所期遠  
甚何時少話離索方暑千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爲不足  
日日暑雨不解山漏下溢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  
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悉已阻絕老味  
益衰可勝繾綣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

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  
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閒居中必蒙顧恤更爲  
周盡甚幸

又

衰陋淪落實得欽承于弛擔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  
資藉日甚一日晚節出處岨嶴迹雖如是而拳拳不少  
閒斷然相從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駟繼修此常情之  
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黨元不在形骸  
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竊計疇昔  
儻能見委而不腆敝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爾來家居  
不異老蠶漸圖纏結以投作爾顧一報緣中其得亦已

多惟溺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竟之謂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擊節向風倍深依戀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實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門不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疏閒欲披寫則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爲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夫鳳皇來下乃表見于曠久聖日所期想已上報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效因表見于斯時也欽企欽企仁承騰布別圖馳慶次

又

蹄涔苟生僅知所得之況欲強分寸則其勢甚于登天

室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申記不忘書問過委豈真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上邪佩荷之深不講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福如君尚爾殆不容一毫髮于眞力益勵壯圖行破超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姻斬黃閒名族遂留家矣方圖審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乏略不及之其不敏則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紙謹字推輩見嚴茶焉何堪祇佩惟愧其惓惓所素遽落第二則幾若自據于

鑪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非展晤莫究老懶  
久廢裁削具報疏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閒  
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敘自非委曲見求豈得交修  
相盡款承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  
舍低徊輒累月缺贅僮俛姑以寂寞自康爾還家首幸  
披展介還聊布其略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

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責之時而獨窘于牽制慙負已不  
資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滾沸之際殆尺寸  
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嘯則素  
志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也偶乍自  
莊上歸日前如蝟毛然解后參承未遑繼修謁方切頌  
之忽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住勝早晚再圖  
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祕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不審

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何日可西  
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晚不失爲揚子  
雲更祈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益見作者之高興坐  
汨塵坌徒能諷詠之無窮也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還舊觀流落異方警慰茲  
可涯耶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復相失快詠  
尤不能已溫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曛夕具記竦報姑  
報重意之辱他仵躬致

與主簿祕校

早與君祥遊與承高明爲可畏契闊淹久參近遠爾不

逮鄙懷常若有所負也于是獲奉餘庇三月矣尙未果  
申致少敘疇昔來問遽臨滋愧其晚寒候恭惟尊體動  
止萬福美才乃勃宰不耀要地不得爲無罪行有知者  
徑席顯用豈碌碌常格可限哉未聞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參承之便遽茲邂逅慰怍可  
知于其既別復欲作書申敘又蒙先枉翰墨慙負諄懇  
益深不逮之責吏書定何時可能知新正否區區止候  
事稍就緒敬當公徼治下紛然滿前裁極草略千萬矜  
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閏月十九日校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于一時賢士大夫之間眷懷好義之勤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見子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者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杪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況何似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遡風可勝跂詠介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尙覲嗣音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語方時  
才半日熾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閒人存地靈苟  
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慕可歎可笑可閔班班實同所  
寓竊承無復世顧一意文詞翰墨閒日與雲煙魚鳥追  
逐後先因而自託于組績款詠之際想象超軼尤恨  
羽翰之不我借也

又

蒙論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凌轢遂獲紬繹  
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元和閒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交馳蓋不待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論庶幾見錄于遊從之末

以託久要愧企愧企

又

眷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  
樂故人李正夫子無咎美爽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  
塵埃近得之于一舟往來閒爾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  
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眷眷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盡欲焉此懷惟付  
之有而內訢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問四月張  
君佐出所予別紙遂温前所賜始欲展轉敘致既而勢  
可以出入亟圖一見門下疊疊之念期必一售不謂皆

在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掃軌■眷分從謝絕  
專介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  
足以名之耶系詠寬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況德餘書中略見梗槩比來病困意味殊惡累  
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德一踐素期是乃  
疇昔之所欣願也貢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盛固  
不能先高明穎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滅  
裂寒暄不常倍希保嗇

又

蒙委論書墓勝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尋寫下再閱

之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牽率奉命後時之罪  
庶幾寬假

又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爲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  
晚矣之負于是首辱枉顧顧所得何從致之過聽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敘綢繆申繹加貺  
欲焉自疚殆不知所容措別來起居復何似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聞更期以時善衛

又

一水不爲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  
所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向幸不晚登門庶獲詳



彭溪集卷三十三  
三  
盡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足以形容  
僅得不虛來命爾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系懷可知晚來就況佳適  
承在邸中未果俟謁來日早望訪及家滄容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已參告辱手示伏審晚  
來爲況佳勝詩闕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輒欲勉強少  
乘其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瓣  
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自夏徂秋競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覲得一瞻奉  
聞被來報乃審地勢崇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  
爲可喜而遂阻面敘可勝系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  
履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萬里浪雖欲少卻其可得哉  
更靳重愛前對異數新正不果爲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知風骨非塵埃中  
人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應咫尺論耶尊夫  
人貴眷已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參差處半  
年已後方有況頃所備請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  
拙陋平平人復其味猶如此況美才朝夕要近恩數之

來將不可遏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惟恨山不高爾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敢望委曲爲應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馳中間思道子椿繼至奉手筆禮重意勤彌佩歲晚尋圖申敘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耶縉綬不舍我勞如何日來樂職奉親履況何似美譽益隆遂將闊步華要爲一時之所歆豔恭焉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奉期如此屢曾面聞

矣然自此超特乃其基漸也神和氣秀表裏一如于是自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闊盛典主人爲妙選想已在延辟續當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歎不知其已想今又更超邈資養有來宜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稿有餘無吝開發爲別易久躋躋不獲奉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奉以故懷思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爲祿不屑冗瑣古人固以是蹕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咫尺更希加愛俯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晤得以自慰專介忽辱惠書禮數過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切幸周旋以博不逮冗甚恕草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眷言雅好不忘欽挹閒承恩數優異但有形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未逮撥其歸行路或在見亮況疇昔之所蒙者耶庚伏邇日雍容美踐居■增勝初路之翼方屢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而圖南將所額不可望矣魚鳥間無以自寄其生特于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罔然揮汗殊不謹肅

又

伏承繼■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值爾欽仰欽仰久以多事尋失修慶悚息都下既久況味不與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況共事皆氣類也非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悉思企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衰朽亦在記錄實爲欣幸也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衰晚流落實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型所鍾而參承之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慰疇昔而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

不愕眙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歸于如是也少別  
恭惟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所歸惟是未  
卽且暮親依可量傾邈瞻望款席倍深繼繼

又

孤苦孱露強顏世軌操二十年欽奉之心窮高索深足  
爾髀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實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窆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  
先鄙意而爲之地雖已累形遭遇不可忘之誠然興言  
每及必屑涕滂徨而不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于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況大事成就之  
如此耶歸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歎相勞

凡所聞皆謂度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也行當刻石  
以詔不朽執筆可勝系吝

又

逼歲到家卽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  
少自輟荏苒稽緩慙悚無已大禮後日有餘暇府政必  
在遷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復借以留  
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眷於是不得而  
兼亦冀近承大馮德澤所被而遠依小馮陶冶之賜也  
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乙丑閏月十九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手簡

與洪覺範

新正伏惟道履增勝世境所期敢伸善頌逼節自太平  
 葬事歸奉九月中所寄書恭審相府有請復見本來之  
 相過煩委諭固非所堪而致慶長短未免輒乘末軌要  
 之亦是幻中一事似可喜也書未得閒邂逅入京之便  
 嘗草略布敘竊計發封不能無疑爾日來為況復何似  
 自是稍安家居日得通問次瞻跂之勤臨紙尤不能已  
 與明祖印

十年于此欲一到山中尙爾蹭蹬況本分人在焉其可

輒自緩耶以所期于日前猶有其數則妙晤周旋豈人  
事得而計也每念及之罔然不忘其詠窮臘氣候將變  
庶幾春物爛發獲從候蟲時鳥飛鳴跳躍以乘物外之  
樂前履新正不敢以俗禮自勉伏惟對時受慶

又

不相見動踰數月世諦閒如蜂窠蟻垤擾擾自營之不  
暇維德道高風不忘依詠而隨念有所形容則未嘗不  
臨紙見奪浩然感歎之不已也歲杪盛寒恭惟起居勝  
常老境又添一歲輪迴亦是一事安得明空輭火從容  
霜日以承解脫警策之晤系仰拳拳非筆下可究適有  
田間之行殊愧疏略

又

劬勞之日伏蒙示遺專委經疏壽香時果曲形贊祝衰  
晚何堪豈足辱記錄之如是至于親寓翰墨展轉資藉  
祇奉增畏未知何以爲稱也感激滋甚或云故事當屈  
軒從一到州中審然遂得一面爲慰書所不能載者當  
幸披拂以竟

又

送石楠人回奉書計已塵浼漸有寒色山中之樂如何  
伏惟所履佳勝暫過湖州十日爲歸期也遷圖詣左右  
次逼行草率至愧

又

三十一

如翁集卷三十四  
二  
晚來承訪別忽遽不獲寬論入夜欲再奉晤雨大作跬步亦艱殊悵仰也伏惟起居佳勝來日必不行當幸披展繁昌雪五寸如到彼小缶分珍壓瘴疫乃一良藥也  
浼瀆爲愧

與資福堂頭

頃蒙專介枉教巨軸累張率皆相期通情之語雖翦焉弗類未易爲據而欽承勤腆祇佩爲愧道場日盛學者至奔走天下而化蔡莽爲鬼率內宮是苟然者耶作禮未涯日劇系詠

又

伏聞一時勝流多會席下固知有以攝受而因緣至此

更復何來昔人彤弓旅矢不爲有矣詎不諒哉欽歎歎歎衰病涉秋稍能扶持但舉動未免須人故作客不無過慮須更少日粗涉安健卽圖一展奉次時不可失業根奈何

又

麻紙之貺繼枉厚意然亦何用藉手之過又不敢不留皇恐皇恐碑文背軸爲奇莊嚴其飾而復修以多本感刻感刻茶匙乃鉢囊舊物亦聞久而未識此則尤爲珍惠也

與珪首座

流落窮遠幾聞足音而喜高義鼎來已出度外而示出

定相不覺汗下從容促膝初不謂所得乃如是之富其  
爲欣幸未易咫尺可論別後日期作書因循未逮專介  
遽至累幅相先紬繹眷勤可量銘佩恭審涉夏以來動  
履清勝裁報稽遲負愧何已想必諒其懈怠也

又

欽承以正坐元本分會中須其人當此位但極聳歎政  
兄日夕會聚其樂可涯以主人之賢而諸高德遂同一  
席下而又有一時人物常與往還地當要衝戶外之履  
頃委信心所廣是亦垂手方便漸冷稍安他位面款

又

日者不聞巨浸一葦見臨特意所隆懷德滋重至于超

出世表實相期于翰墨中則佛法人事一時俱了眷言  
欣慕十日猶恨促別之遽也別來欲作書偶將有所適  
故未暇及尙爾踳躑馳情可涯日來體況復何似咫尺  
定將再有周旋之幸已否遡風耿耿

又

落莫弗類缺贅生涯盡爲日復一日事耳鼎然相顧遂  
得一快意于談笑文字之間久無是境界矣其慰怍宜  
何如哉別後有雨雪懸知必屆華藏欲圖修敘而不及  
到家在何時嶄新福地得吾人數君子相與表發天其  
成就此地將邂逅崛起慰人望之深耶家居爲況不佳  
何時一笑周旋有閒頻冀流問



又

昨日不甚款然雪中無聊所得亦多矣早來爲況何如以病作都不曾周旋更俟齒疾稍瘳也少閒且過此喫麪比之天寧飯似差勝耳一笑睡不著和得張敏叔詩謾錄呈冷金乃此紙也未研白者尤佳乃小白者但不精耳少閒面奉

與政書記平叔

秋漸涼伏惟起居清勝中間專人至蒙惠書並見寄與少馮佳篇感激厚意無任媿服適以失一二十餘歲孫子追念不能已正在哀荒中不能爲答其後疾病相尋飲食頓減加之遂涉暑候奄奄如泉下人亟欲牽強裁

敘終不能如意但引睇傾懷慙負不暫釋爾計亦有以亮之與世相忘久矣獨得于世外諸人不能捨去然語眾佛事因而體究歸宿乃是素計亦覺境界頗熟非一世所習而業報纏繞墮此機畢竟至不復出頭然不出頭間輒時自懺悔作來世解脫之念其于妄言綺語遊戲所得姑用以排遣豈足爲文文亦何名詩不圖流落爲作者之所拾收採如高明卽卽作者之域何啻所額望不及端如劉夢得序靈徹詩而錄其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及青蠅爲吊客黃犬附家書之句也未與元白相見時得吾友已詳元白來卽加詳滋恨未卽周旋也略要之我輩相投固不待見見亦有其時得一念常在足

好善身卷三十四 五  
以爲慰資福日來愈盛來者無不贊歎修建漸完備此  
亦世間事無足低昂惟不易得者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想像斯語今建斯地苟病少閒拏舟一昔便在目前但  
不使作謝靈運幸甚

與崇因欽長老

張子偉來意斯人雅涉叢林又久在金陵必能深款妙  
悟比叩之輒云未始相及固已重歎潛德不耀高出流  
輩竊謂如此正宜抑揚末法紹興祖令閒中但自咄咄  
辱來示方審果契私念正論所歸詎可回跂于必以力  
勝者耶滋畏得之已晚而不果先事一致鄙勤也雄辨  
堅力濟之以垂手不倦相見會下不異覺城東際真一

時盛事也未果修敬香火尤劇系詠

又

屏處淹及閱歲初失咨承致先寵問雖重愧不敏而世  
外高風尤劇及踴頌久之方克具記疏懶固不可錄亦方  
時往來常檢以脫略然慙負眷勤未能遽至忘念也專  
介被手墨疊疊數幅殆無一字虛設冰雪不渝倍深聳  
慕大暑敬審日來道味增勝咫尺未有周旋之期臨筆  
耿耿

又

到此數與天禧通慙慙亦常及叢林疇昔其報甚悉何  
爲輒遺吾兄雖不敏之責不可逃然天禧亦當分一半

伏讀來示栗然汗下金陵佳處想日有勝踐未果杖履周旋庶幾翰墨塵迹時有一笑之地如何如何

又

麻紙新繇御米皆珍物也見遇如此被賜增感乍出世應接處多荷煩致厚過寵愧哉愧哉

與天寧普老

別後累作書纔一奉來貺然常聞動靜知山居甚優裕計書來不過如是而拳拳所系亦在此也伏審邇來體況休勝老境不異平時報緣詎可逃哉姑兀兀待盡而已乘興卽遂瞻叩未聞糠粕形容不妨一面之懇

與吉祥聰老

相別又復許日扶病還家至路西奉專人所貺書存問勤懇非慈愍故豈能如是伏審起居康勝春事舟車往來正當盛時欽承遵化而藏輪聲不少輟亦福慧雙修人事自相應耳過節或當瞻奉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伏承暫歸不得暇奉侍然本求脫離生死于道如是迺本分用心也禪師書中亦頗贊歎精進甚善甚善永至又承書遂審體力佳健如聞非晚游歷更宜子細只是此事何須緊峭草鞋若疑情已脫直下便是道場所不易得者師資之地耳無由會晤傾系傾系

又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瞻望門地不忘歸向慈光所臨隨處蒙庇秋高伏惟起  
居住勝欲見未可得障礙自窘遯風增歎

閏月十九日巳刻坐水廊聽鳥語樂甚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序

折涓州文集序

師曠之聰離婁之明非得之天則豈能見之于視聽庖  
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非得之心則豈能應之于手其  
用雖不同要之非勉強而至者也昔之能文之士亦莫  
不然司馬相如揚雄之于詞賦司馬遷劉向之于敘事  
李陵蘇武之于詩是以其所長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  
發之于言耳至于離婁之視不能代師曠之聰輪扁庖  
丁不能互任其手故能敘事者未必工于詩而善詞賦  
者未必達于敘事蓋各有所專而其他雖通終不得而

勝也諸葛孔明崎嶇戎馬闔本以經綸爲事而出師表  
木樂曲讀之者不得而優劣豈任重邁遠之氣開物成  
務之才不期于言而言自至非若視聽與手與諸能文  
者系于一偏而不可以交舉而相先信矣天下之奇才  
也公生將家便馬善射制勝料敵乃其所事而文詞論  
議駁欲與古作者並驅爭馳豈非天得而心通之忠義  
激于中利害動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揚頓挫交舉相先  
而見于筆下耶如是知公于前人幾可以無愧矣旣以  
世業遺其子彥野屢立戰功嶄然出頭角號名將彥質  
介之遵公所令篤于藝學妙蘊而英發落筆卽在人上  
天子得其所爲文而欲遂易文階又使從天祿石渠之

遊殆若王良造父秣驥子而問途其志氣已在萬里外  
矣公薨介之緝公遺稿得詩若干陰符經頌一邊議若  
干奏議若干總爲若干卷藏于家而以序見屬公一時  
偉人也功在朝廷名在四夷德澤被于所至之地而軍  
民如赤子之慕父復其言皆足以聳動後世不止苟爲  
文詞之工而已豈待予言而後傳耶然予辱公知爲深  
竊幸託名其傳故不得而辭也

送鄭穎叔入京序

物所聚則爲富富而特異則爲貴天地萃和之氣無不  
在也蓋有所專焉故四方之產不同而于其所專則斯  
可以貴矣于其貴又聚而爲富則纔一二數而于其所

富之品卓然絕出者惟信一州爾于一州又有所產之地焉貴溪是也凡產于其地者金銀水晶空青石綠怪奇麗偉之物是皆得而用之雖貴則富苟爲所用則尙安得而貴哉惟能用其貴然后爲不日其人歟予私疑夫明天子在上闢三舍教養天下士舉三代之墜典而嗣成先志而歲貢特信未有以異于他州豈其怪奇偉麗之物勝而有以掩之耶蓋怪奇偉麗之物天融地結非一朝夕而成況人也哉亦必待時而後出是不獨貴其富抑亦貴其貴也予得罪居太平久之歸道金陵樂其江山風物而不能去因家焉間以事來太平久之遂有生遊死葬之意解后貴溪鄭君穎叔爲州學教

授時得一接語則魁然若不可得而同淵然若不可得而測既徙家焉乃得屢從之游而予所舍適在天甯寺側穎叔投閒多過其地予得從容襲之則前所謂不可者非難同也蓋有所觀焉非難測也蓋有所擇焉觀與擇予固不足以當之而似有以見委之重則予私淑諸人而夷攷之則高明疏通練達而不苟殆非規規于尺寸錙銖之近者已而訪其在事之詳則强者下之弱者振之程校低昂如權衡之于輕重不踰繩墨而學者得肆其才隨所區別而條教制舉適其用上能承教養之義下能合異同之眾信乎能用其貴而貴其所貴者也夫貴其所貴矣其于人也孰禦焉比受代將如京師方

明天子網羅俊傑極天下之選而布之周行穎叔之貴必有識而荐之于上者子獨慮子所私淑與夷攷之而信者或未盡知故于其行序而申之以告夫識之者以備顧問之所及

張覺夫字序

據百家名賢三折按

自形之下者言之高者必曰山深者必曰海謂山高幾尺海深幾丈則未免于億計要之終不出于度量則捨尺與丈何適乎至于錙銖毫髮不差則妄矣山果高幾尺海果深幾丈耶惟古人真積力久推其自得之學以就聖人之事業則未始不若合符節聖人之事固不可以形論則終見之于形者以其器耳以形而論如山之

高海之深猶謂之億計而聖人之事業乃如是是器不可以易也今夫曲直長短圓方大小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左右上下惟吾所命此器之不易者詎不信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子天民之先覺也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其器也方夏德之衰桀之不道人知其必亡猶就之就之而不售則去而之湯比五就而卒爲湯所用何哉非不知桀之不足與有爲也猶幸我君之或能用我桀乃湯也湯非不知伊尹也亦五就而後用君子未嘗不謹未嘗不待時而後動知伊尹之必能相予弔民伐罪亦必至于五而後用既用矣蓋有所待也其

後果咸有一德克享天心遂濟其美以成其事業則其自任之重得不謂之若合符節耶非獨伊尹也凡學者莫不由此故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之不爲王者事不得謂之學零陵張君仲先字覺夫以其名問其字于予予以是告之覺夫明爽高秀雖在場屋而不專爲場屋之學旁探密取自殖物而名之將種種皆入吾用而後已家世以文章行義表見士大夫間零陵之漲海外率知之而覺夫乃資其天得以負荷家之傳故擴而達之以見于事業則夫民之所因字之所訓其可得而已耶苟不已矣則伊尹之志其遠哉勉之余將拭目以俟崇寧五

年五月二十八日姑溪居士序

夾山語錄序

以如是因得如是果作如是見說如是法不離當處而盡未來際由無始有以至徧周沙界然皆本于如是然雖如是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又沉一問一答提唱展演若偈若頌者哉夾山長老旣以如是來復以如是去又以是而再住爲日旣久隨時是現因物流布門人緝之以爲後錄乃相謀曰我師之道旣已行矣其說不可以不廣遂命工鏤板將使在在處處皆得而有之鑽龜打瓦固如是成佛作祖亦如是或曰隨緣應感靡不周何假此而後廣耶曰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皆非所以



見夾山也然則夾山何從而見耶如是如是

祥瑛上人字序

古之人所以自厚重其字者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昔邾婁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父解者謂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故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是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祥瑛上人欲更其字數以名來請告之曰許慎云瑛光瑩玉色也夫充實之謂美瑛則美之盡也推此則瑛乃瓊之精其光瑩特可見矣宜字之曰瑩中瑩中上人少啟禪關得佛三昧異日高提祖印特未可量也然其心

地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輝然而瑩于中又豈能掩之哉庶幾不失其貴者歟戊戌三月六日姑溪老農書

送戴道人序 并詩

戴道人金陵富家家破得命術與常所論者不同學士大夫多從授其術者所論不差毫髮奉祖母由廬山涉江州南康軍蕪湖縣久之凡沿江諸名士待之如朋友一口稱其長且譽其爲人過太平子一見知其不凡已而稱譽繼至予所不自知者壽而晚日可期固不足問又無志思以同授者然心實愛之眷眷不欲其去旣告別輒作詩送之并示其所向所負如此而汨沒于窮荒以老良可惜也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日姑溪老人

詩

懶將身世問窮通  
邂逅僧軒一席同  
已歎故家如墜葉  
可堪白髮共飄蓬  
冥搜固出能言外  
妙用都歸指掌中  
咫尺京師莫辭遠  
有雲何患不乘風

十九日已刻校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記

分寧縣廳雙松道院記

分寧治洪之西南距州城四百餘里四達皆山縣居眾  
山閒自爲一樂國山刻露峭拔溪流四環可覽鑿毫髮繁  
竹木富茶紙密蠟人力田不外求以足尙氣一不相下  
父子兄弟至不相容知形名書頗善頌多能文之士以  
之名世者接武而出然仕不大顯士大夫論議閒喜爲  
稱道而於其風俗則終有歉焉以故知爲縣者尤難其  
人非才且明篤于自信而不爲勢力之所回斂則未易  
居也吾友金陵李道甫調官吏部覩是闕榜于部之門

而凡可以應格者立榜下睥睨而不敢占道甫問所以然皆能道其詳而相顧歎息曰非不欲也三年其得一日安乎道甫笑曰爲政在人耳遂躡其前而古之未出人已望風懷服父老相語曰爲吾邦者多逡巡而不敢就其風聲何至是邪是令不狃于傳聞而來必高議敏用無所牽制我曹得以是流傳之非而因可以破他日來者之惑也道甫既到父老復相語曰吾今果如是計一語之出奔走趨承之不暇一令之下家至戶到肅肅如風雨久之道甫亦知其安吾之政而信其風俗有時而可易也居數日訴牒無十之七八案牘簿書如質物之插架文移報應如水之赴壑輪委追照不失所期訟

庭幾可張雀羅吏舍與僧舍無異道甫曰是豈易得者可無以自文其遇而慰吾之所不惑而來歟亦足以爲後日欲來者之信也乃闢其東伐雜木數百株得地十餘畝因二古松而爲道院鑿池種蓮環小洲作亭其上渡以飛橋臨橋爲軒對軒爲樓面樓爲堂依堂爲齋以入皆抱兩廊樓前之松半分以上聳堂前之松樛曲下蔽如偃蓋疏泉注齋前絡石磴雜聲若鳴琴又得山谷老人舊所書琴堂揭于樓下卽之以治事種蘭菊蒼葡山茶數物已旣成一方之勝遂無以加而道甫日讀書賦詩治筆研以延其勝閒與寮友賓客醉笑其中又收其餘日與絕學二三友談出世事書來歷敘本末且屬予

爲之記會大熱跼伏數椽地僅有出入息發書超然如濯清風飲冰雪不覺插兩翼而到其處也圖有以報之而詞藻振麗殆不容閒一語姑借之爲用耳後之來者可不信乎苟得予文亦不待旣到而後信與雖不識道甫固已得其爲人也

吳思道藏海齋記

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爲巖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爲隱也利害不藏于中紛華不役于外謂我爲牛則與之爲牛謂我爲馬則與之爲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疏密而忘彼之厚薄至于峩冠垂綬從容簾陛之間

可進否退密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夫世之謂能隱余以是泛觀于世而知隱者之爲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巖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爲隱要之固有漸焉旣能藏則能覺旣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渺初固以是而藏旣藏矣觸境可覺旣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則東坡之語乃吾師也吾友吳思道寓都累年其職事在祕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于所舍名

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也余與思道遊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殆不類處嚴近而寓繁會者十日舉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憑陵八極超出三界不離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用期于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于時終日翰墨議論閒未嘗輒閒斷而又所託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耶政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善應軒記

善應軒金陵成君德餘之藥肆也凡新陳苦良對病而予而戶外之屨常滿無戚疏無高下來者以必能取效

見責而至傾東南其先人王荆公以名聞遂官太醫嘗手寫所藏得用方畀之德餘先從進士踐場屋遊庠序晚乃世其家以所得于理義從容出入雖名者未易先後也偶過當塗適與予相握手傾蓋歡若平生自是往還無毫髮閒斷薰然懿好殆將卒歲不渝固非藝術爲歸宿者也崇寧五年冬余將遊吳越道金陵德餘朝夕相從閒留宿輒語紬繹往往達旦于是詎可斯須忘邪臨分目其略十月十九日

照默堂記

照默堂靈源老人之所居也老人以三摩鉢提會一切種智調御諸有緣而爲一方大導師退黃龍祖席而居

是堂山谷老人名之曰照默雖燕坐不動而來學者至奔走天下老人不以其退自嚴而開道誘掖惟恐其器之不成堂在黃龍昔所住院院去縣一百四十里險峻陟而後能到來學者非一意老人則未易命履也吾友金陵李道甫爲分寧令既到問道人之居而將致禮雜然進曰道幾絕前爲令者往往不到道甫不顧既見老人問訊相勞苦已而眷眷不欲捨去曰吾願見老人久矣今適在吾治境中乃不得朝夕咨叩眞自棄也且來學者閒關而往則曷若使平易而得之是亦方便也又況一方之所依止而得香火相尋于禮訊乎會雲巖道場一新卽其後創爲退居院而咨于老人而請遷焉

老人察其誠至矣又接物利生患在不廣惟便宜近而後可廣遂許其遷而照默之榜因隨以揭于是邦人稽首贊歎歸德于令君而來學者相與致其福惠之祝也雖然道無不在也然則文殊師利不能措一詞照則爲八萬四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偈予得老人于惠林佛陀禪師會中所得則畫像佛陀爲予誦老人至不容口爾後欲見而不可得敢問老人居是堂照卽是默卽是離四方絕百非請致一答庶幾爲異日相見之地

重修雲巖壽寧禪院記

雲巖壽寧禪院在會寧縣中據鳳皇山修水流其前背山臨流眞一方歸向之地而大善知識行道之區也院

廢不治雖在事者時因祈禱而至然香火不繼亦莫之  
卹縣人謀曰苟不得所主院將終廢乎乃謀于上得今  
黃龍悟新禪師主之既到慨然有志于興葺始作轉輪  
藏經成之甚艱而斷之志愈勵藏成新遽遷席而事亦  
斷續已而通直郎金陵李君來知縣事既入院問其所  
以興廢本末而歎曰是在事者之過也豈有爲國焚修  
爲民植福而衆化導而官不曉諭獎勵而能成者乎聞  
者踴躍相告曰吾令君之語如此我輩其可緩耶輸財  
獻工肩相摩足相躡君乃命蜀僧天游董之游本儒者  
又富家子有才智尤敏于是學遷就更易凡所以崇奉  
提唱安集館待庖廚儲待之所莫不完具而無一椽一

壁之舊又收其餘隨景所聚而迎致之以寄游息既成  
君曰非本分又不可分付于是因眾所願請今長老得  
逢以承所付逢又邀其所厚守宜爲之佐佑二人者妙  
悟固相期而資藉綉繹互能表發又于其後作靈源方  
文自黃龍惟清禪師居之故來學者至無挂搭之次縣  
人又曰微吾令君不能主茲事非二三善知識不能相  
與維持苟無以記之則四方無聞來者何以取信殆將  
委諸草莽矣乃請于君遣使至太平求予文以爲記予  
以爲天下無難事願力行何如耳謀之而不能行行之  
而不能至與不謀等吾友黃庭堅魯直其里人也于此  
因緣尤所寘力初勸成轉輪藏而爲之記敘置固已詳

盡是纔新禪師一則語耳曾不知後來俊功偉績展行  
振起如是豈非默有所託而實待于今日耶君子魯直  
則氣類也靈源與逢宜二老皆其平昔所先後者不獨  
一新壯觀爲不易得是亦成吾魯直之素也興工于大  
觀四年冬而落成于政和二年夏院始于唐不知其歲  
月與所因其賜額則本朝太宗皇帝誕聖節名也當在  
其時李君名孝遵字道甫軒闕磊落可人也能舉魯直  
之殯而葬于其先隴之側又能周旋諸老以究竟一時  
極則之事是皆可書其位置之適其宜參次之應其序  
名實不爽而奢儉得中非到其地則不能知要之因人  
而推之固不待見而已可信也成之年七月二十一日

姑溪老農李之儀記



閏月十九日午刻勘竣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記

穎昌府崇寧萬壽寺元賜天寧萬壽敕賜改作十方住持黃牒刻石記

上卽位初有司請以十月十日爲天寧節是年穎昌府奏乞以保壽院爲十方住持仍乞以天寧萬壽禪院爲額招徠四方學者以其焚修上祝新天子千萬歲壽尋報可復相與謀曰吾君以調御身應緣示現爲諸有情作大饒益非具大威德步步躡佛階梯在在處處依佛行道而蒙覆退藏如杜口于毗耶如待時于內院其出也不遺餘力以振起萬目融通一切種智同底于無上

正因者不足以主之皆曰南方有號普覺大師道和者此其人也或曰彼方蔭嘉木濯清泉金碧相輝芬馥翳齋享天酥陔味印爍迦邏眼與諸上善人同會一處而直曲指迷自爲津梁是安得而致哉曰是不知普覺者也既已爲大事因緣而出現而受如來甚深付屬固當以古人豕閒林下巡門行乞之心而捏土成金變濁惡而清涼使諸隨喜成等正覺豈有不可致者哉遂遣使具叢林儀物走二千八百里卽杭州臨安之徑山於第一座下申致迎請果符正念臨福一方比致都人跼肩累足夾道如山香霧氤氳旛花雜出歡呼贊歎曰見未嘗有入院升座潮音一振百怪頓息昔之謗者悔罪笑

者革心疑者釋情信者加力若齋若粥凡可以供者恨得次之晚恥在人之後後奔走遠近殆無虛日其輪至肩摩而轂擊其委至露積而不垣其盛至無地可以容然棟宇庠隨舍次無序莫不病之竊相謂曰我師去彼卽此何啻霄壤之異無乃不堪其居耶師聞而笑曰汝等以何事而致我以何道而待我既以不可思議如上所說之念而來我以不退轉屹然山岳之心而以是相契復何彼此霄壤之異哉我願與汝等厯阿僧祇劫日進日勵阿僧祇劫有限願與汝等盡未來際長居此地同轉大法輪同建大法幢此地有盡此願不窮既聞此語皆曰禪師之願是我等所興隆莊嚴上祝吾君聖壽之

意也願所謂千萬者可得而強名耶我等願以師之言以報吾君願吾君如師之言是爲我等以止既皆信受奉行以期必至卽以所賜敕語黃牒刻之石而謂臣與聞師言目睹斯事乃屬筆于臣使系而記之蓋所以達師之願而記來者之歸向也臣方應其所屬會臣南遷遂不果書而亦竟未刻石後三年詔京畿諸州軍監皆建崇寧萬壽禪寺聽因舊爲新遂改就今額久之普覺以一方所化爲上所知特加號祖照禪師已而移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其都人曰師則去矣我之念無時而忘因追昔所欲記而未畢刻石者走奔江上以書見徵曰子昔許我矣不可以不踐言師雖改席其化如師在

也臣報之曰無所不在者師之道也無時可書者師之願也尙何待臣言而後傳耶曰都人之意也乃爲之書姑溪居士李之儀記

代人作褒禪捨田記

崇寧二年滎陽鄭公出守和州既到訪境內名山勝跡所參圖經載得褒禪田定明禪師而名其山因得師顯異報應福臨一方之跡爲詳乃曰吾爲是州所以承宣牧養之責實與師均而吾又被遇主上入陪法從出備守臣推吾及物之心夙夜不懈是則爲不愧所遇知任其責而上報于吾君矣于是以師之狀請于朝廷願以上之誕聖節名冠其院額而歲度一僧以繼香火守報可

公又曰此特朝廷加被于師而寵師之恩爾于我吾之心則未有所及卽以私義付院僧命買田歲收其所得之利以嚴供施日于師塔前點長明燈一盞日齋一僧以其僧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有餘則爲塔下修葺之費與夫度僧之助院僧既奉命則書公命以審于公而請其所願公親書點長明燈之因曰願無盡法無盡燈亦無盡書齋僧誦經之因曰願一切含生離苦得樂異時院僧謂公之客某人曰公所施所命所願既有其目固足以永藏吾山嗣守而相勉矣然翰鑿之傳有時而盡不若刻之石庶與吾山共垂不朽能爲我記之已否某嘗爲公之屬官辱公知爲厚而又家于是邦目擊盛事其可

辭也耶田有頃畝有界至歲有所收之數其奉命始存其人皆具載于碑之陰公去和自翰林學士金紫光祿入爲同知樞密院事遂知院事今爲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兼侍讀中太乙宮使其黼黻斯文羽儀聖世名在夷狄德在生靈施設固未艾而報施所享亦未易可量也政和二年十月一日謹記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事正則能立位正則能安人正則能舉事與位相須而惟其人之正然後能舉之而正耳此物理之常而苟不如是則未有能成之者故正者本也本正則無不正矣造物者以是付之人而人由之以應于世蓋自然之理

也江寧府天禧寺及長干道場舊葬釋迦真身舍利後寺廢至南唐時爲營廬舍雜比汙穢蹂踐無復伽藍緒餘國初營廢鞠爲藜莽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并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政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禧中又賜今額寺拘據山水形勢坐乙向辛以越王臺爲案塔之後地勢傾下政失于遷就不能培築相因始以北廊造院爲安僧之地雖規摹僅足而狹陋劣能庇風雨事旣不正位亦不安以故事不復振元符二年知府事溫陵呂公升卿曰是一大叢林特主之未得其人耳遂請于朝廷改十方住持旣報可卽迎致大遵尊師永公爲初祖永法

雲圓通禪師高弟緣契都城大作佛事名震四方朝廷賜方袍加號慧嚴大師慧嚴受請入寺顧瞻太息曰眞福地也所以不振者正坐不正耳乃于塔後築福增疊凡下而上積二丈三尺深入四十尺橫互二十丈將建法堂次第以正其位已而信士南昌魏德寶同其妻王氏見而喜曰如此更易方見形勝慧嚴因道歷其詳而德寶顧其妻曰此地不植福更將何之乃獨許作堂且曰不計其資惟成是務慧嚴卽鳩材庀工未幾堂成高明靜深萬象俱發宏麗雄特爲一方叢林之冠俯視疇昔無異發覆破閣如出雲霄之外凡壁龕髹繪總用錢五百萬慧嚴又建寢堂方丈盡所增之深資藉締構又建僧堂廚

庫移藏經于故院隨向展衍各適其正煥然一新眞一大叢林矣異時德寶再至踴躍稱贊曰非師正眼照徹道力超異則不能有舉非我信閒經始則眾緣何從而應遂請僧眾轉大藏經修水陸齋落成其事又曰叢林既新將不下五六百眾其將何以備齋粥慧嚴曰子于此地信有緣而我與子殆非今日相遇者儻知齋粥必繼則功德圓滿亦在子耳德寶曰請爲師買田產買蘆場而取其所入之利以繼之慧嚴曰子果有是願我將爲子記之以信不朽乃遣其徒道之走太平屬余爲之記余從慧嚴遊久矣又始終親觀其事當抑揚表發以侈其甚盛之舉而余老且病文思衰耗故直書以報之

自餘興廢本末則有塔記存焉茲得以略政和六年九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記

張氏壁記

崇寧四年立春日會德夫西軒風回氣煖日轉窗明竹影動搖梅花凌轢德夫燒御香覺夫點團茶聽美成彈履霜操相顧超然似非人間昔有病其貌寢者常邑邑不自得一日有異人過門物色久之云子得無有所求歟病者遽請以質異人出一瓢如指大命病者開口注之後問其何所覺對曰冥冥不自知矣異人以刀支解徐取其骨肉若捏塑然既就諦視乃一美丈夫矣忽叩齒數下喚之頓醒索異人不復見矣歸語家人皆迸走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久方信而駭之余嘗陋此說誕甚今輒于美成信爲不  
誣嗚呼易聽而彈適在今日雖美成亦不得而知矣異  
時洞戶旁書障畔切記當頭會者十人姑溪老農記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更三轉矣而兩不止同畫山卷沅州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題跋

跋東坡四詩

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  
皆絕俗其子詩同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  
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  
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見東坡思方時  
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持時善  
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  
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  
惜也

跋東坡大庾嶺所寄詩

予從東坡遊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卽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上作二詩見寄其字政與後二帖相類臨卷慨然幾至流涕

又跋東坡與杜子師書

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于人門館與妻孥輩卒歲相保裕如也惟東坡老人酬倡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鬻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

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東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

此段係二格

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序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雖歸去來亦次韻今別爲一集子由作序

跋東坡書多心經

蘇少公嘗爲其先公書是經施于人以薦冥福長公則因張安道述夢中事作楞伽經已鏤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嘗見也在山中時謂予曰早有意寫華嚴經不謂因循今則眼力不迨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僅分黑白每有愧于斯言也後揭司近似郭功甫家張良史帖

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皋亭記



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研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至于一時勝流相與周旋隨時草木榮悴參次則今日之遇惜乎六一不得而與焉然是樂也正如朝菌與夏蟲爾尙何足爲元發道耶因載所自得者以系歲月

又跋東坡蘭皋園記

世傳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意所到故于右軍書中爲第一然而能至此者特心手兩忘初未嘗經意是以僚之于丸圖秋之于弈輪扁斲輪庖丁解牛直以神遇而不以力致也自非出于一時乘興淋漓醉笑閒亦不復能爾故日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巧以黃金注之則昏東

坡此字其亦得之于是歟不然豈復度越常日之書遠甚也

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于芍藥品中旣已名之又卽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于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其韻

跋東坡帖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于一人之手其于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

姑蘇集卷三十一 三  
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跋東坡觀音贊

予將卜葬亡妻愛金陵山水之勝覩得卜以成所志或傳南城有其地遂訪焉早飯于崇因其長老欽余二十年之舊也謂余曰子胡不禱于吾觀音大士余卽如之既作禮欽曰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所在東坡文皆毀棄前人不<sub>敢</sub>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相與贊歎曰大士妙智力其驗無所不見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

問焉方毀時惟恐其不碎用巨斧擊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恭惟大士之靈豈獨堅信心于人遂此示現殆與吾東坡疇昔作大緣事故相感如是欽邀余記其事余亦幸其有應于得卜于是乎書

跋蘇黃眾賢帖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于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無咎駸欲度驕驕要亦不凡睿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

意者未易窺籬藩也

跋蘇黃陳書

東坡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魯直晚喜荆公行筆其得意處往往不能真贗此乃未入川時所作瑩中作小楷有秀氣時拘窘自爲羞澀或未免墜羊欣域中是帖輒放肆有精神蓋與之相別六年豈所謂隔宿不問道歟

跋東坡書圓覺經十一偈後

諸佛菩薩以慈憫故發大誓願度脫一切有情隨所因地而生見于世是以願力昭示不謀而同種種利益無一毫髮自吝東坡老人以文學議論師表一代忠厚強

果獨立不懼蓋其尊主愛民之心篤于誠懇豈非願力昭示隨其所因而出見者歟不然安得雍容純熟略無退轉之如是也政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門人李之儀謹題

跋戚氏

中山控北敵虜爲天下重鎮異時選寄皆一時人物然輕裘緩帶折衝樽俎韓忠獻宋景文公而已元祐末東坡老人自禮部尙書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院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開府延辟多取其氣類故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于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于公廳領所事竟按

前所約之地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則以晚角動爲期  
方從容醉笑閒多令官妓隨意歌于坐側各因其譜卽  
席賦詠一日歌者輒于老人之側作戚氏意將索老人  
之才於倉卒以驗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頷之解  
后方論穆天子事頗謫其虛誕遂實以應之隨聲隨寫  
歌竟篇就纔默定五六字爾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閒  
他辭亦不容別進一語臨分日足以爲中山一時盛事  
前固莫與比而後來者未必能繼也方圖刻石以表之  
而謫去賓客皆分散政和壬辰八月二十日夜葛大川  
出此詩于寧國莊姑溪居士李之儀書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題跋

跋山谷帖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縣以保所問例悚  
息失措獨魯直隨問爲報弗隨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  
儒生文士而已也旣而得罪遷令南徙戎凡五六年而  
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峨嵋山禮普賢大士下  
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居召爲吏部郎辭不拜就  
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如  
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閒幾與三  
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充之至此可無愧于踐形者然書

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爲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  
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又

魯直于親舊閒上承下逮一以恩意爲主故先生長者  
往往爲之斂衽不獨以其文詞翰墨而張向者其從母  
兄也爲夔路轉運通判輒奏徙魯直以避嫌而向亦不  
能顯嗚呼聖日其可欺耶

跋山谷晉州學銘

荆公解美字從羊從大謂羊之大者方美今同華閒羊  
之胡頭者其重至百斤食之信天下之美味不能過也  
趙景修獨以爲不然云四方之味惟適口者爲美何獨

羊之大者哉此固非通論蓋貴公子輩特以人爲輕重  
高下未嘗毫髮出于已審如是予將從天下之所同以  
回其迷妄雖得罪且無憾是猶魯直之文見擠于今之  
學者可勝歎耶

跋山谷草字

魯直晚年草字尤工得意處自謂優于懷素此字則曰  
獨宿僧房夜半鬼出來助人故加奇雖未必然要是其  
甚得意者爾

跋東坡書摩詰詩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  
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槩而論之惟明允可以當此

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明其祕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耶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以論文矣魯直此字云比他所作爲勝蓋嘗自贊以爲得荆公筆法自是行筆旣爾故自爲成特之語至荆公飄逸縱橫略無凝滯脫去前人一律而訖能傳世恐魯直未易到也

跋山谷讀中興頌詩

元結云天子幸蜀太子卽位于靈位武上皇還京師杜甫杜鵑詩云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嘗再拜重是古帝魂又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餒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君看禽獸情猶解事杜鵑書天子幸蜀者猶天王狩河陽也書太子卽位者猶不當卽位也書上皇還京師者不應尊而尊之非其志也還猶來歸而京師者上皇之故物也哀哀叫其閒者哀其播遷而終不返正也見而再拜者痛憤其失所也非其巢而輒生子與餒之者謂能知恩而識序也卒云猶解事之云者嫉之之甚也語言出于二人而忿世嫉邪互相表發出于一律蓋甫而後未足與議先後也聖人之言以法萬世故能呻吟吟詠情性以諷其上而春秋不沒其實以示一字褒貶者正在于此

跋山谷草書漁父詞十五章後

家貧不辨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此特一時之語耳正不暇則行行不暇則草蓋理之常也間有蔽于不及之語而特于草字行筆故為遲緩從而加馳騁以遂其蔽久之雖欲稍急不復可得今法帖二王部中多告哀問疾家私往還之書方其作事亦可為迫矣胡不正而反草耶此其據也然而非所造直與神遇則安能至是亦足以自成一家而名于世也崇寧五年九月二十日

跋山谷書

前三帖元祐中在京師所書後一帖似是離西川後所作嘗自謂後來之字方近古人亦必自有得意處他人不得而低昂也

跋山谷二詞

當塗僻在一隅與淮南西浙皆接境距京師亦不甚遠溪山之秀飲食之富他處未易過之異時為守者多有薦紳間知名士來者往往愛之以故流傳以為勝地然獨無文詞翰墨表發其勝不免有異之論魯直自放廢中起吏部郎再辭不起遂請無為當塗而得當塗猶蹭蹬幾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章句字畫所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傳誦欲到其地想見其真蹟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為不足由是當塗鼎然真東南佳處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來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見稱而有託特無有力者以發明之則淪落湮

沒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蘇小真娘念奴阿買輩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時筆次夤緣以致不朽則所謂幸者詎不諒哉如歐與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當塗凡五六年魯直所寓筆墨無不見之獨此二詞竟不知所在比遷金陵又二年一日楊君庶之以書見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記其後方知在楊氏深藏不妄示人也楊君豈以余與魯直厚故見諉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別有所謂耶

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奴也魯直賦二詞且有詩云歐靚腰肢柳一渦大推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爲是也

跋魯直頤菴記後

古人謂一句合頭語萬古繫驢橛魯直銘法清道人頤菴引頤卦中義作合頭語予竊疑之魯直具正徧知爲世矜式不應如是予與之厚雅愛其善遊戲而于遊戲中未嘗不出眼目清不知何許人而其去不知幾何時今逢老又葺以待靈源老人使魯直而在不知其復作何語以爲回護而靈源既居之亦將何以拈魯直之語也魯直不得而見矣靈源又與予相遠予昔與李道甫相遇于洪覺範之坐或問道甫曰覺範將升清涼高坐道甫不可不出問話可以遞相布施開人天眼目道甫曰何問之有我當推倒禪牀拗折拄杖喝散大眾而退覺範曰眞作家手段但恐徒有其語耳覺範既不及升



座而此段因緣儻尙在也試爲予呈似靈源遂請拈魯直之語因書見報隔宿不問道兼欲知道甫別後進退如何爾

跋山谷所書藥方後

凡物以資品爲上此造之者所命而未易毫髮低昂也魯直第一等人其可見者皆如之斯人不可得而見矣流傳到眼幾至出涕崇寧五年十月十九夜

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

予嘗評元章書回旋曲折氣古而韻高上扳李泰和顏清臣爲不足下方徐季海柳誠懸爲有餘未易咫尺論也

跋元章所收荆公詩

荆公得元章詩筆愛之而未見其人後從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復就職荆公奇之總不可畱後親作行筆錄近詩凡二十餘篇寄之字畫與常所見不同幾與晉人不辨須見此字乃知荆公未嘗不學書者也元章懷舊戀知故過其墳爲之形容讀其詩可見其意也

跋元章書

服古衣冠凡所運用必欲絕俗故往往以戲謔之名加之苟盡棄是等事一切如行筆則其可以研額望耶又

米元章爲蔡河撥發王元龍爲京西北路常平蓋當日所通書也元章與余甚善余于其字每心期之而終不能到一見一爲之注目久之

跋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

饒陽劉君德郭璞之道行珞珠之術榮辱之兆見于頃刻相值姑熟邂逅題記歲月乙酉天寧前一日米芾

是非邪正亦可以移其好惡至黑白曲直則不得而移也于是乃有以曲爲直以白爲黑者往往從而和之蓋不得而詰非詰之難知所詰爲難元章作字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爲之易位余嘗病之近吾友張文潛

評其書幾在鍾王季孟閒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思道好古喜善類藏其書過于尺璧寸珠異時非其人勿妄出一出當使擊節不已則余與文潛實在其末光焉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黃米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或以謂景修其庶幾乎子曰子貢孔門之高弟亦孔門之罪人也方是時彼五國者特無人耳不然匹夫安能搖唇鼓舌遂獲逞于其閒者哉黃米以書名天下亦景修之希冀也可不謹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初七日早起坐園中雨後止日出清  
澗芳妍前日有仙九之判矣